

Classical | 经典译文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法] 普罗斯佩·梅里美 著 柳鸣九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 （法）普罗斯佩·梅里美著；柳鸣九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5
ISBN 978-7-5411-4666-4

I. ①卡… II. ①普… ②柳…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0912号

KAERMAN QINGBIAN DUANHUNLU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

[法] 普罗斯佩·梅里美 著
柳鸣九 译

责任编辑 金炀湒 卢亚兵
封面设计 叶 茂
封面绘图 [法] 爱德华·德巴-蓬桑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90千
版 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66-4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译本序

雅士型的浪漫派作家梅里美

1

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1803—1870）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颇有才能的画家，后从事教学工作，在美术学校担任常任秘书达数十年之久，并写有论油画的专著。梅里美的母亲是18世纪童话作家博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绘画。在这种家庭条件下，梅里美从小就培养了美术才能以及对艺术的热爱和精微的鉴赏能力。在政治上，梅里美的父亲是一个能适应时代潮流的人。大革命期间，他持温和的共和主义态度，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后，他表示衷心拥护，在第一帝国期间，他更成为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梅里美的母亲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忠实信徒。这些条件对梅里美政治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梅里美的父母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距离，从不卷入激烈的斗争，而是以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观看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多变的历史进程和政权的更迭。这种若即若离的处世态度也使梅里美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可以隐约看出这一点。

梅里美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作为独子深得父母宠爱。纤细、敏感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点。1812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他在学校里是一个颇有才能，学习努力却相当任性的少年，长于绘画，对外国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期间，他经历了第一帝国

的崩溃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眼见他所在的拿破仑中学改名为亨利四世中学。1819年，他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但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此。大学期间，他热衷于语言学的研究，学习并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打下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语言学家的深厚基础。他还广泛钻研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乃至巫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使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成了一个渊博的学者。以梅里美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19世纪法国作家之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一个。大学毕业后不久，梅里美进入商业部任职，同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出入巴黎那些文化名流聚集的沙龙，结识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贵族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梯也尔，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特别还有司汤达。比梅里美年长二十岁的司汤达这时已经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反复辟王朝的积极斗士，并具有了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梅里美接受了他的影响，与他结成了深挚的忘年之交。当时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向封建贵族意识形态进行冲击的时期，也是新一代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口号下向伪古典主义文学开始展开斗争的阶段。梅里美从其出身与教育来说，都属于从启蒙思潮到自由主义思潮这一传统。他置身于这一营垒，是当时新派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之一朗盖教授的沙龙中的常客，这说明他在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就接受了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熏陶。

1825年，巴黎出版了一部名为“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作者署名为“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兹，作品的前边还附有这位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这些都是戏剧集的真正作者梅里美和他几个朋友合作的伪造和假托，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就是梅里美的好友兑内克留兹根据他的脸庞绘制的，这一顽皮的行动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新派文艺青年的某种特点。戏剧集本身并没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包括《非洲人的爱情》《女人即

魔鬼》《西班牙人在丹麦》《天堂与地狱》《伊莱斯·芒多》五个短剧，内容轻松而略带讽刺，具有异国情调和轻快自然的风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是当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颇引起文艺青年的爱好，并受到舆论的好评。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集子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1826年，梅里美与后来在自己的画幅中热情描绘了“七月革命”的德拉克洛瓦到英国旅行了大半年，有机会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这对他后来写作著名的历史剧《雅克团》颇有影响。从英国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这次他又假托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之名，伪称这些诗歌都是从中欧地区收集的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歌。梅里美的伪造是如此充满地方色彩，在内容和风格上是如此酷似民间的谣曲，以至于人们都信以为真。歌德曾撰文向德国读者介绍这本诗集，普希金也把其中一部分译成俄文。1828年，梅里美第一部重要的作品《雅克团》出版。它是梅里美研究封建社会和接受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产物，它以思想内容方面的民主精神和艺术形式上对三一律的肆意违反而在新的文学潮流中占有重要地位。1829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继《雅克团》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情感，而这两部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使他作为一个与浪漫派有所不同的作家而别具特色。

1829年，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更适合他的道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到西班牙旅行，结识了日后对他的生活道路很有影响的蒙蒂霍伯爵夫人一家，而且，西班牙之行还扩大了他创作的视野，带给他的小说以新的西班牙题材和对西班牙性格的描写。

1830年以后，梅里美不止一个朋友在“七月王朝”政府中获得

了要职，梅里美本人在行政机关中也得到了晋升，他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担任这个职务后，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家，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他的敦促，政府开始注意对文物的保护。他还多次在全国进行考察，编制散轶于各地的古物的目录，于1835、1836、1838、1840年，整理出四册《旅行笔记》，不少几乎泯灭的古迹和典籍，多亏梅里美的辛勤劳动才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一时期，梅里美还写作和发表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和多篇论文，如《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关于中世纪艺术的考察》等等，在学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相形之下，1830年以后梅里美在文学创作方面远不如在学术方面活跃，每隔好几年才发表一篇小说，不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两篇著名小说《高龙芭智导复仇局》（1840）与《卡尔曼情变断魂录》（1845）却是发表在这个时期。此外，他还学习了俄语，于1849年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小说，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在法国流传。

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他的老朋友蒙蒂霍夫人的女儿欧仁妮·蒙蒂霍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梅里美身不由己地与这个肮脏的帝国有了联系。1853年，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上议院议员，并使他实际上成为宫廷的客卿。从此，他在喜庆游乐、仪典宴会中浪费了不少可贵的年华，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在文学创作上他已是“江郎才尽”。只写出两篇不足道的小说《罗基斯》与《蓝色的房间》。在学术研究上，他也只能偶尔写出一点随笔和论文，另外，他却应拿破仑三世专制独裁的需要，编纂了一部《恺撒传》。晚年，他经常到外国旅行，过着悠闲的日子。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一直忠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坚持待在巴黎，后来才出走到南方的小城戛纳，不久在那里去世。他的生命几乎可以说是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而终结的，对梅里美来说，这是最为可悲的结局。

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称不上伟大，然而却是法国19世纪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最后一次严重的较量到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的时代，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也经历了由批判过时的封建阶级到否定资产阶级文明的过程。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反封建的激情与锐气显然大大超过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因为他往往只是从某一个侧面对资本主义时代加以贬责。他的文学生涯正好是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他接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在创作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当他从资产阶级文明与淳朴、自然、粗犷的人性的对立这一角度来进行他的批判时，又流露出了对强有力个性的浪漫主义式的向往。《雅克团》和《查理九世时代轶事》是他反封建的代表作，而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则主要表现在《卡尔曼情变断魂录》等中短篇小说中。

《雅克团》（1828）是梅里美二十五岁时写出的作品。这时，他正接受了反复辟王朝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这部作品里显示出了青年作者反封建的激情。

剧本以法国十四世纪著名的“雅克团”农民起义为题材。这次起义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4世纪法国农村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封建领主的贪欲，促使他们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压榨剥削。从1337年开始，英法为争夺法国境内的领地和弗朗德勒又进行了长期的“百年战争”，战祸发生在法国的西部和西北部。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当地的农民更受到英法双方军队的野蛮掠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358年，法国北部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雅克团”的原文“Jacquerie”意为“乡下佬”，是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而得名。起义爆发后，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力

图把它消灭，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的英国军队，觊觎着法国王位的纳瓦拉国王，都来帮助法国封建领主进行镇压。最后，农民军由于政治上不成熟，中了敌人假谈判的诡计而遭到失败。

剧本的故事发生在英法百年战争的战场包阿锡，纪尔伯·达蒲莱蒙是当地凶残横暴的封建领主，在他的统治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一部分反抗性强的农民相继逃往丛林，化装为狼，过着杀富济贫的生活。广大的农民群众遭受法国封建领主和英国浪人军队的轮番烧杀抢掠，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名叫若望的修士的启发和率领下举行起义。若望修士把农民群众单纯复仇主义的要求提高一步，提出了“从地主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公社联盟”的纲领，他们利用英国浪人部队与法国封建领主的矛盾，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攻克了达蒲莱蒙的城堡，杀死了封建领主，并进而围攻城镇，击败政府军队，取得节节胜利。但起义军内部情况复杂，有以法兰克为首的专为报仇泄恨而不免任意杀戮的狼人，有像皮埃尔这种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群众毫无共同点，最后为取悦贵族小姐而私自通敌的叛徒，更有与农民军同床异梦的假盟友英国浪人。因此，当封建统治者一面设下假谈判的骗局进行麻痹，一面勾结英国浪人内外夹攻时，农民军很快就全面崩溃，法兰克又率领他的狼人旧部遁入丛林，缺乏觉悟的农民军群众在失败的灾难面前，纷纷抱怨若望修士把他们引到了绝境，最后将他杀死。

梅里美在剧本的序言中说明他的意图是“要写出14世纪残暴的风俗”，他力图在剧本中表现出“产生雅克团的原因，其实是不难猜测的，封建统治的暴行自然会引出其他的暴行”。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不得不奋起反抗，这就是剧本中全部形象集中显示的主题。梅里美通过不止一个人物的经历表现了这一点。狼人法兰克原来是一个善良的马蹄铁匠，封建领主占有了他的妻子，把他关进监牢，还准备把他吊死，逼得他不得不逃进丛林，从此专与贵族领主为敌。西蒙原是胆

小怕事的农民，只因扔石头打了爵主的狗，就受到了“该受吊刑”的威胁，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却不得不奉爵主的命令到田里去服劳役，在无故遭到总管的毒打后死去，因此，他被迫起来以暴抗暴。为了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题，梅里美特别集中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他们把农民“当牲口看待”，任意殴打杀伤，使人民“天天都有新的痛苦”，而对胆敢进行反抗者则施以砍手、割舌、烧死的酷刑。他们不仅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在“领地上的一切都属于我们”的借口下，对农民任意进行公开的掠夺，使得“大家都快要饿死了”。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喊出了“农民解放、打倒领主”的口号。在历史上，雅克团这样一次农民群众反抗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一直是被封建贵族渲染为残忍恐怖的暴行的，梅里美在剧本序言中就曾指出封建阶级历史学家对这次起义的“深恶痛绝”。同样，以后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雅克团也充满了剥削阶级的偏见。和这些思想比较起来，梅里美在剧本中对这次起义的社会阶级根源的描写有着不可比拟的认识价值，它基本上符合社会历史的真实，表现了封建暴力下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进行反抗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表示了明显的同情。这说明梅里美写作这部作品时思想上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雅克团》是19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反封建复辟思潮的产物，它对当时仍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封建阶级进行了历史的批判。作者针对这个阶级的特权地位和它所施加的封建压迫，在剧本的前面引用了英国的古民谚：“亚当耕，夏娃织，当时有谁是贵人？”又在第四场中通过若望修士之口这样发问：“他们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竟让你们受苦受罪？你们不是跟他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子孙吗？”作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观出发，彻底否定了封建制度下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他在剧本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无耻的卖国行径也有无情的揭露，描绘了法国的封建领主是如何与英国雇佣军沆瀣一气、狼狈为

奸。当他们的利害发生冲突时就开打，任何一方都不是为正义而战，都没有那种因民族矛盾而产生的对敌方的激愤，而且，民族矛盾往往退居第二位，双方经常谋求妥协，停止战争。于是，在法国贵族与英国贵族之间就结成了对付农民的联盟，英国浪人成了法国封建领主用来抢劫农民、强化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的雇佣军。作者为彻底暴露贵族凶残、腐朽、丑恶的本质，还无情地撕下这个阶级用来伪装自己的种种美丽的外衣，让读者看到，贵族文明只不过是空话连篇、虚文客套，这个标榜自己具有典雅文化的阶级原来大都粗俗不堪，甚至“不认识祷告的经文”，而贵族骑士风度实际上就是猎取妇女的手段，后面藏着狰狞的兽欲。作者还特别以漫画的笔法描写了这个阶级顽固坚持贵族观念，以自己的血统和门第自傲的种种丑态：贵族小姐伊丽莎白宁可遭到有贵族头衔的英国浪人的奸污，但一听农民出身的武士皮埃尔对自己的痴情就极为恼怒，厉声斥责，不过，当她父亲的城堡被农民军包围时，她为了贵族家庭的利益，又不惜利用自己的色相和身份去向皮埃尔求助；青年贵族在战场上被农民军一箭射中，临死前还“希望这射中我的箭是出自一个骑士之手”；贵族骑士虽然“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比不上“精通各种技艺”的平民，但他们却目空一切，妄自尊大；有的贵族明明是出身不明不白的私生子，却自认为比出身清白的平民来得高贵。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出封建贵族阶级实际上的毫无价值与他们主观上的骄傲自大之间的尖锐矛盾，对这个阶级的血统、门第观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此外，梅里美对封建教会也进行了批判，通过若望修士这个反抗性的人物，揭露教会人物都是“伪君子”，戳穿教会为了赚钱如何制造宗教显灵的骗局，为了增加收入如何“保护”逃亡的农奴，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如何把十字军东侵鼓吹为“圣战”。梅里美在《雅克团》中对封建阶级历史的批判显然是出于1830年“七月革命”前资产阶级反封建复辟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他批判这个阶级的贪欲和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更有

现实的政治意义，对于企图复辟封建所有制，向欧洲君主国屈膝投降的波旁王朝有着直接的针对性。这正是剧本《雅克团》在当时的进步历史意义。

《雅克团》在艺术上明显表现出莎士比亚的影响。作者在剧本的形象内容方面努力显示莎士比亚式的丰富性，力图像莎士比亚那样描绘出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和众多的各阶层的人物形象。在这里，不仅对农村的阶级矛盾有深刻的反映，而且对中世纪城市中资产者与手工艺工人的斗争也有生动的描写。但正如作者所说的，“关于雅克团战争，历史参考资料几乎完全没有”，这给作者对历史生活的描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而剧本显得有些图解式，其中的人物全系作者虚构，都有脸谱化的缺点，并没有真正达到莎士比亚化的水平。而且剧本场面浩大，人物过多，矛盾冲突又不集中，在戏剧艺术上是不成功的，因此一直没有得到上演的机会。在思想性方面，作者在不少地方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表现成“好好地鞭打一下才敢跳出来抓人的猫”，而在他们起义之后，又渲染他们是一群贪图私利、反复无常，甚至奴性难以根除的乌合之众，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某些资产阶级偏见。

3

紧接着《雅克团》，梅里美又创作了另一部反封建的作品《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这部长篇小说以16世纪查理九世时期著名的宗教惨案“圣巴托罗缪之夜”为题材，表现了中世纪封建专制的黑暗与残暴。

16世纪初，在德国发生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它的影响很快超越德国的疆界。法国人约翰·加尔文在路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形成了加尔文教派，信奉这个教派的

被称为胡格诺教徒。由于加尔文教“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a，在法国得以广泛流传，形成了对抗国教（天主教）实际上也就是对抗王权的力量。尽管国王对新教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包括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城市平民，却热烈支持宗教改革。因而信奉新教的人数有增无减，很多贵族和农民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特别是在南部，新教势力更大。到了16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不少高级贵族也信奉新教，他们利用加尔文教派的组织与王权对抗。查理九世时期（1560—1574），大贵族分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国王所支持的以吉斯公爵为首的天主教集团，一个是以海军上将柯里尼为首的新教集团，并爆发了长期的宗教内战。1570年休战后，胡格诺教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但1572年8月，当新教重要人物都聚集在巴黎时，国王和天主教贵族集团于24日，即圣巴托罗缪节发动武装袭击，进行大规模屠杀，死难者达两千余人，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屠杀很快扩大到外省，由此又触发了长达十几年的宗教大内战。

梅里美的《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他把小说的故事集中安排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前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主人公颇有浪漫色彩的经历，展示出16世纪残酷斗争的情景。

主人公麦尔基是外省的胡格诺贵族青年，他的父亲是狂热的新教信奉者，在内战中英勇地为信仰而战，并在麦尔基身上培养了对新教的忠诚不渝。1570年宗教和平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前往巴黎投奔新教首领海军上将柯里尼。麦尔基来到巴黎后遇见了分别多年，现任轻骑兵营营长职务的哥哥乔治，乔治在内战中改变了宗教信仰成为天主教徒，遭到其父的唾弃并断绝了和他的父子关系。麦尔基与乔治重逢

^a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91页。

后恢复了兄弟情谊，在他的带领和引见下参加了宫廷和上流社会的游乐活动，结识了土尔芝伯爵夫人。由于柯里尼的推荐，麦尔基得到了掌旗官的职位。他很快与伯爵夫人的情人柯曼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一场生死决斗中他获得胜利，并成为伯爵夫人的新宠。这时在巴黎已经酝酿着可怕的阴谋，国王布局对柯里尼进行暗杀，8月22日，海军上将遭到刺客的枪击受了重伤，23日晚，在国王直接指挥下，对新教徒的屠杀开始。乔治的轻骑兵营被调来参加这一行动，他拒绝执行血腥的命令，因此被投入监狱。麦尔基幸亏待在伯爵夫人家里才免于惨死，伯爵夫人尽一切力量劝麦尔基改变信仰以换取人身安全，遭到麦尔基的拒绝。不久，他逃出了巴黎，参加了胡格诺市罗舍尔城对国王的反抗。这时，被释放出狱的乔治又被迫参加了国王围攻罗舍尔城的军队，在战场上，他遭到了麦尔基亲自指挥下的士兵的枪击。小说的最后，乔治死在自己弟弟的怀里，麦尔基也沉浸在莫大的痛苦中。

在小说故事情节的框架中，作者以震撼人心的笔力描绘出“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情景：“血从四面八方汇入河内”，罗亚尔河上每天都漂浮着大量被杀害者的尸体，到处都是焚烧胡格诺教徒所发散的恶臭。在这场浩劫中，甚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乔治在街头看见一个怀里抱着小孩的妇女被杀害的场景，是梅里美以深刻的人道主义激情描绘出来的拉奥孔式的画面。这个妇女死于两个屠杀者的追击之下，她最后一个动作是双膝跪在地上，使出最后的力气把自己的孩子举起来向乔治托孤。作品中这些描写十分有力地表现出“圣巴托罗缪之夜”罪恶而血腥的性质，实际上是作者对本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的控诉。

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谈到这次惨案的罪责时，虽然假设为查理九世开脱，但在作品的形象描绘中，却十分明确地把国王当作罪魁祸首来加以揭露。梅里美笔下的查理九世是一个伪善恶毒的形象，他虚伪地称柯里尼为“我的父亲”，在新教徒面前装出一副宽宏大量、大

公无私的样子，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的毒汁。梅里美在“狩猎”一章中，对查理九世那种恶毒的心理状况做了深刻的描写。这个国王把一只驯良的鹿砍倒在地，一边把刀子刺入鹿的肋肋里去，“用刀刃在里面旋转来扩大伤口”；一边用天主教对新教徒的蔑称来称呼他的牺牲品。这个场面既是象征性的，预示着不久以后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又是心理描写的，使读者从中看到，查理九世掩藏在伪善外貌下的狠毒内心终于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这种蓄谋已久的仇恨和阴谋不久就成为具体的行动，他先是卑劣地怂恿乔治去枪杀柯里尼，遭到拒绝后又另派刺客进行暗杀，紧接着就发动了大屠杀。当那些被追杀的平民新教徒纷纷逃命时，这个国王“拿了一支长长的抬枪，站在王宫的一个窗口朝那些可怜的逃难者射击”。梅里美在揭露查理九世这个历史罪人的同时，也揭露了当权的统治集团和天主教教会的恶行。他通过人物之口讽刺宫廷“充斥着强盗”，通过柯曼治这个贵族阶级的骄子横行霸道、把人命当儿戏的劣迹，表现了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中残暴野蛮的风习。他让穿黑袍的教士以大屠杀指挥者的身份出现，揭露他们到处把屠杀的狂热愈煽愈烈，“鼓动信徒要加倍残酷”，公开号召“残忍就是人道，人道就是残忍”。作者还戳穿了天主教会关于屠杀是保卫宗教信仰的谎言，揭露“圣巴托罗缪之夜”实际上是对新教徒的最残酷的掠夺和抢劫。他还用讽刺的笔墨在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上抹黑，把天主教望弥撒的仪式写成贵族男女传情勾搭的场景，神父劝诫禁欲的讲道不过是用色情的话题来娱乐那些贵族听众。

梅里美的同情是在新教徒方面。在小说里，新教首领柯里尼是“集英雄与圣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在宗教内战中严禁自己的军队烧杀掳掠，甚至部下焚烧了天主教修道院他也要加以惩处，以明军纪。他衷心希望内乱结束、宗教自由，以便能用自己的长剑为国王和祖国效力。停战后，他襟怀坦白，一心要为国抗敌，对天主教会和国王制造的种种卑劣的阴谋都不以为意。另一个新教的代表、贵族

青年麦尔基也是梅里美笔下的正面人物，他慷慨大度，豪爽高雅，忠于自己的信仰，宁可失去情人，死于屠杀，也不肯改奉天主教。梅里美这些描写有助于对照国王和天主教集团的卑劣、凶残，但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新教集团的代表人物加以美化，却掩盖了历史上新教贵族集团的阶级实质和人物作为阶级成员的复杂性、真实性。

虽然梅里美面对历史上著名的惨案，把自己的同情寄予了受迫害的一方，但他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教派的立场上。他作为历史学家，表示了自己的爱憎，而他作为思想家却显示了对各种各样宗教学说的批判精神。他在描写那些新教徒狂热的宗教信仰时，经常略带嘲讽，还在不止一个地方通过表现新教派的阴暗面，说明新教与天主教同样的虚妄。他特别通过乔治这个人物表现了对一切宗教的否定。乔治本来是新教坚强英勇的战士，但内战中残忍的行为把他的宗教信仰连根拔掉了。他爱上一个贵妇人，新教的首领刚德亲王为了争夺这个女人，就诬陷他是“反宗教的恶魔”，并使他在战场上陷入敌人的重围。他死里逃生后就改奉了天主教，实际上，他在思想上已经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已经没有宗教信仰，在他看来，两派宗教都是“异端邪说”、“荒诞无稽的东西”。他的一生虽然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最后牺牲在自己兄弟手下，但他临终时明确声称既不要天主教的弥撒，也不要新教的圣诗，拒绝向牧师、修士进行忏悔，表现出一种理性思想的光辉。梅里美把18世纪的理性精神注入这个16世纪的人物形象，并且让宗教信仰最为坚定的麦尔基因为乔治的死而永远得不到安慰，正说明了他自己是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来写这部小说，对宗教进行批判的。在教权主义猖獗的反动黑暗的复辟时期，《查理九世时代轶事》中的形象描写，无疑具有尖锐的针对性和现实的进步意义。

梅里美在文学史上作为艺术大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中短篇小说奠定的。他这方面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一共不到二十篇，但它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都是精致的艺术佳作。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期来看，以1830年“七月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他第一篇短篇发表的1829年到1830年，主要作品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由于复辟时期的梅里美在政治上和文艺上都属于和波旁王朝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阵营，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不论采用什么题材，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

1829年，梅里美第一篇短篇《马铁奥仗义斩子》的发表，显示出他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优秀短篇小说家。这篇小说以极短的篇幅描绘出19世纪文学中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马铁奥是科西嘉岛上一个强悍粗犷的农民，他为人豪爽，重义气，在当地赢得了好汉的名声，甚至也得到那些被政府追捕不得不逃遁山林的“匪徒”的信任。某天，他外出未归时，一个“匪徒”逃到他家，被他的小儿子收容藏匿了起来，官兵追到，以金表引诱孩子，使他交出了这个逃犯。马铁奥回到家里得知此事后，为了洗刷不义，亲手处死了自己的独子。马铁奥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那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发散出一种淳朴豪迈的气息，梅里美怀着明显的赞赏之情来描写这个人物，特别肯定了他那种以不法者之间的“义”来对抗法律，对抗国家机器的精神和他为忠于这种“义”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非凡品德，体现了梅里美自己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大不相同的政治标准。接着发表的《查理十一的幻觉》通过神怪故事的情节再现了18世纪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刺案件的审判场面。在这里，鬼怪小说的手法把封建时代的宫廷生活、专制王权下的阴谋